



读《作家文摘》
品五味人生

艾青夫人高瑛所著《我和艾青的故事》，是作者与诗人艾青患难与共41年的回忆文集。高瑛从妻子的视角出发，描摹出一个平凡人艾青的爱恨、落魄、苦难以及生命中鲜为人知的方方面面。

——编者

醋坛子

南横林子，我们去的时候，只有一口很深很深的水井，沉重的轱辘一个女人在摇不动的。农场派来一个年轻小

05 我和艾青的故事（一）

伙，每天给我们家挑水。

一天，我抱着一岁的儿子站在家门口，听广播里播送《柳堡的故事》中的插曲《九九艳阳天》，听着听着我也随着唱起来了。艾青问我在唱给谁听，我说唱给自己听。

他说，为什么不到房子里唱，并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在唱给那个挑水的小伙子听？”

我说：“是啊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唱给他听。”我有意气他。

他说：“你要注意了，这个林子里男人多，女人少，那个小伙子听你唱‘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’是会动心的。说不定他心里想，十八岁的哥哥在给你挑水呢。”

我说：“要是那个小伙子真是这样想就太好了，他给我们家挑水，我给他唱歌，慰劳慰劳他。”

艾青说：“你也不是个‘天涯歌女’，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。”

我说：“生活就是个舞台，想在哪儿唱，就在哪儿唱。”我认为艾青对我限制太多，就和他较起劲来。

艾青说：“高瑛啊，你不要太轻浮了，你不要忘记这是个什么地方，你不要忘记你是艾青的夫人（他第一次这么称呼我）。”

他连说了几个“不要”，最后又说了一句：“你不要勾引人家！”

我听不下去了，我忍无可忍了，放下怀里抱着的孩子，我就去了招待所。

当时，农垦部的王震部长正在852

农场视察工作，我向他告了艾青一状。王震部长叫秘书胡中把艾青找去批评了他。

晚上，场部举办舞会，王部长叫我和艾青去了。我和王部长跳舞的时候，他问：“艾青向你检讨了没有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。他说他的那些话都是和我开玩笑的。说我不懂事，芝麻粒的小事不该去找你说。”

我问王部长：“你是怎么批评艾青的？”

王部长说：“我问老艾，你爱听哭声还是爱听歌声？你的小爱人唱歌，说明她在这里心情愉快。我告诉他，852农场有一批北京文艺界的右派，没有一个人的老婆是跟着来的。这里的生活条件比起北京差得太多了，她能陪着你来吃苦，是一个多好的小爱人。你要是把她气跑了，我这个部长也没有办法给你拉回来。”

我说：“你对艾青说的这些话，他没有告诉我。他说，他跟你说，高瑛说过：‘嫁鸡随鸡飞，嫁狗随狗走。嫁给了艾青，活着是艾青的人，死了是艾青的鬼。’说我和他风雨同舟，会死心塌地和过一辈子。”

王部长听我说到这里，扬起头来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这个老艾，真会编故事，他哪里和我说过这些话。”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艾青是个很有才华的诗人，写过那么多好诗。他说话很幽默，我看他是

爱你的，就是爱吃点儿醋，有时说话太随便，你就原谅他吧。”

舞会结束了，回到家里艾青问我：“我看你和王部长跳舞的时候，说得那么起劲，你们都说了些什么？你是不是又告我的状了？”

我说：“是呀，我不告你还告谁？”

他问：“你又告我什么了，也得叫我知道知道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用说你都能知道，王部长对你说的那些话，应该和我说的你不说，他没有说的你胡编。”

艾青笑了，说：“你这个鬼东西，想骗骗你都骗不了，我假传‘圣旨’，没有什么恶意。你告了我的状，王部长也批评了我，你该消气了吧？我们两口子的事情，就不要计较了。其实，我很喜欢听你唱《翻身道情》《南泥湾》那些歌。”

我说：“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你赶快把那个‘醋坛子’砸碎了吧，以后你敢再对我刻薄，说些难听的话，我就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了。”我吓唬吓唬他。

他问：“你想往哪里飞？”

我说：“哪里有自由，就往哪里飞。”

他马上把我的两只胳膊扭在我的身后，说：“我要把你的翅膀折断，叫你飞不起来！”

看到艾青可气可笑的样子，我憋不住笑了。

（高瑛）

（摘自《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》）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伟贞看着男方只是微笑。这一次，她准备切切实实地做一个小女人。

“我找的就是你这样的人，踏踏实实的。倪小姐今年？”男方的头有点秃，但还是毫无顾忌地露出了自己的头顶。

“今年？”伟贞有些不理解，“今年怎么了？”

“哦，不不不，我知道这个问题有些不礼貌，但我是带着诚意来的，所以还是想问问，伟贞小姐今年贵庚？”

“三十六岁。”

29 伟贞相亲

“哦？”男方低下头，仿佛在思考着什么，半天才说，“倪小姐有无生育的打算？”

这一问，让倪伟贞浑身一紧，她又感觉不自在了。照实说，她不是不想生、不能生，而是她特别反感被人逼着生。女人不是物，所以也没有义务被买卖！她倪伟贞也不是老母猪，娶回家就能生出一个一男半女。想到这儿，伟贞觉得自己似乎跟这个男人没法交谈下去了。

“暂时没有生孩子的打算，至于今后生不生，看夫妻感情再说。”伟贞说。

“哦！”男方恍然大悟似的，又接着问，“住房呢？倪小姐这套住房是你自己的吗？还有贷款吗？”

什么？光要生孩子还不行，难道这个老男人还想打这套房子的主意？伟贞觉得自己要反击了。

“房子是自己的，有房无贷，但是我倾向于进行婚前财产公证。”伟贞抱着胳膊，又说，“郑先生有没有房产？目前经济状况怎么样？”

男人笑着说：“像我们这个年纪的男人，如果再没房产，谁还跟我们。倪小姐你放心，如果你愿意跟我结婚，我名下的房产，最终也有你的份。”

倪伟贞说：“郑先生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你为什么结婚？”

男人说：“为什么结婚？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应该结婚了，我事业有成，现

在我得有一个家庭，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。这也是我中国梦的一部分。”

“你想有一个家庭，那你也没有必要找我这个年纪的女人。”

“听介绍人说，倪小姐很有涵养，是搞文化工作的，这样的女人和我比较般配。”男人微笑，过了一会儿又说，“而且倪小姐看起来也很年轻。”

看起来很年轻？什么意思？得知我年纪很大有点失望，倪伟贞心头的小火顿时烧了起来。但她还是压住自己的怒气，口气轻松地问：“我想问郑先生，你的人生是谁给你设定的？”男人感到不解。

“我是说，谁告诉你，你现在就该有一个妻子、一个孩子，谁告诉你你就应该结婚？”

男人笑着说：“千百年来人们就是这么过来的，没有为什么，人生在世很多事情没必要问为什么。”

“呵呵，郑先生，既然话说到这个地步，我也不妨把话说白了，我嫁给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”伟贞忽然变成豪放的女人。

“可以有一个体面的家庭，独立的住房，体面的丈夫，你的生活会进入正轨。”

伟贞笑了笑。其实如果男人说，嫁给他可以有人照顾她，为她做饭，带她治病，伟贞可能还有回应的余地。这世

界上的女人分两种：一种是为了钱而结婚，一种是为情而结婚。伟贞显然属于后者。时至今日，伟贞还在寻找一种平等的爱。就像《简·爱》里写的那样，她不想成为男人的附属品，虽然她确实需要男人的关怀，但她不需要男人的怜悯。而她生病时突如其来的小脆弱，在她身体恢复之后，也逐渐烟消云散了。伟贞从小就属于好了伤疤忘了疼的那种人。伟贞点燃了一支烟。谈话谈到这个地步，她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装淑女了。

她把打火机在手指上转了一下，微笑着说：“郑先生，你所说过的一切，房、车、温暖的大家庭，我现在就已经具备，那我和你结婚还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伟贞礼貌地送客，她是很有涵养的人，郑某人也是。事后二琥打电话来问伟贞相亲相得如何，伟贞只说不合适，就没有多说什么。二琥转而跟麻友抱怨，说你们介绍的这位郑先生是不是太实际了，一上来就谈房子和钱。

麻友说，我的老姐姐，照我看小郑不是实际，是实在！要像你小姑子那么挑，我估计这辈子也难找。生活嘛不就是那样。我估计啊，是你小姑子写电视剧写多了，人也不切实际了。二琥想要反驳，但想来想去，她自己也认同麻友的观点，只好闭嘴。

（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）